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

吳江陳啟源撰

生民之什中

正大雅

公劉

大雅自公劉至召旻正變雅十有六篇序皆得作者主
名召康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仍叔尹吉甫凡伯共
八人召康公三詩皆正雅也其變雅則召穆公三詩二

刺厲王一美宣王也衛武公芮伯各一詩皆刺厲王也
仍叔一詩尹吉甫四詩皆美宣王也兩凡伯共三詩一
刺厲王二刺幽王也抑為武公作桑柔為芮良夫作別
見春秋內外傳崧高烝民則吉甫自著名氏餘皆賴序
以明其說必有所受矣朱子不信小序故除武公芮伯
吉甫四詩外皆為疑詞卷阿詩則又參以紀年之說
書武成孔傳云公爵劉名彼疏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
祖紺之類先公多矣獨三君稱公當時之意目詩公劉

疏則取王肅之說以公為號而非爵且言三君獨稱公
蓋餘君不為公也所見良是然不言之於書疏者殆束
於傳義耳

不窰竄翟公劉遷幽其故迹多載圖經史記正義云括
地記不窰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案唐慶州即漢
北郡地今為慶陽府不窰冢在府城東三里城內有不
窰廟是不窰竄居在今慶陽府也鄭氏幽譜云今屬右
扶風栒邑史記正義云公劉徙漆縣括地志幽州新平

縣即漢漆縣也案栒邑在今西安府邠州三水縣西二十五里邠州西有新平廢縣本漢漆縣而公劉墓及廟皆在邠州城東六十里是公劉遷都在今邠州也慶陽與邠州相去五六百里兩地本甚懸隔然慶陽舊號北豳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竄戎為北豳殆以此與又慶陽之寧州治西亦有公劉邑寧州亦號豳寧意豳都獨在漆縣而豳境所統則兼及於北地乎但公劉侯國其封域廣輪不應及五六百里之遠蓋夏時西裔已棄為戎

翟之居土廣民稀不得以常制限也

公劉遷豳毛傳以為本居於邠遭夏亂迫逐避中國之

難遂平西戎

疏云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非戰而平之也

而遷其民邑於豳

焉呂記不然其說以為參之國語史記不窋已竄西戎至公劉而復興拓大境土遷都於豳是公劉之遷毛以為自邠而避亂呂以為在戎翟而復興事情正相反後儒率宗呂矣但毛氏遠有師授傳聞最真未可漫以為非呂所據者國語史記之言也國語但言不窋竄居未

嘗言傳至公劉復興於戎翟間也至史記周本紀紀不
窋公劉事全模脫周語及公劉篇之文耳其曰不窋末
年夏后政衰棄稷不務不窋失官奔戎翟之間皆周語
文也其曰公劉雖在戎翟能脩后稷之業者特因周語
及詩兩文而想其當然也周語言不窋事而不及公劉
詩言公劉事而不及不窋遷又以公劉為不窋孫中間
止隔鞠陶一世不容他徙遂意其當在戎翟間也周語
又言窋狄之後不敢怠業以至於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則公劉當與焉而詩亦言公劉厚民之事遂意其能修
后稷之業也其曰務耕種行地宜即詩所云陟則在巘
復降在原逝彼百泉迺陟南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及
既順乃宣徹田為糧也其曰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即詩
所謂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也其曰行者有資居者有畜
積即詩所謂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也其曰民
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往而保歸焉即詩所謂既庶既繁
而無永歎爰衆爰有也其不言公劉遷豳而曰子慶節

立國於幽者史遷未見毛傳不知爰方啟行即遷幽之
事故詩中雖有于幽斯館幽居允荒之語猶未以為定
都於此當載籍散軼公劉事無他典可稽止據詩詞敷
演而為之說毛傳尚未行故不及取而著之於書後儒
反援本紀之文以非毛傳不亦惑乎惟周語言不窵奔
翟公劉不應更在邠與毛傳相矛盾故綿篇孔疏以為
不窵已窵幽猶尚往來邠國未即定居於幽至公劉而
盡以邠民往居焉是定居於幽自公劉始此足通兩書

之異而朱盡也孔氏斯言猶拘於周本紀所著世次及

康成幽譜謂公劉與太康同時之說耳本紀以周十五

世當夏殷二代千三百年之久先儒已現其謬

孔疏云計每世

在位八十許年子猶將老始生以理推之

幽譜之言又

實難據信史記索隱正義辨之意亦同

辨見下條

與周語不合俱未可信則公劉之與不窋相去不

知幾世決非祖孫也源謂不窋失官奔翟因夏之衰韋

昭以太康之亂當之應不誤迨少康中興纂禹之績愛

民重農不窋子孫自當還於舊都修先人之職則有邵

疆土應如故竹書紀年云少康三年復田稷

沈約注云
后稷之後

不窾失官

至是而復復其官必併復其國矣至公劉再遭夏亂

是桀

時說見
下條

始去有郇定都於豳可故不窾之竄公劉之遷

皆避夏亂皆自郇出事畧相同而時世不必相接後儒
不信毛傳皆因過信史記以兩君為祖孫世次相近之
故故特論之以俟識者擇焉

公劉遷豳毛傳止云遭夏人之亂未定何王之世也鄭
譜指為太康時孔疏疑之謂據韋昭國語注不窾與太

康同時公劉乃不窋孫不應共世當矣但謂不窋失官
在太康始衰之時公劉見逐在少康未立之前此特遷
就其說曲為鄭譜回護耳夫太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
兩主始滅於寒浞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主而名
為太康時耶譜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
太子晉十五王及衛彪傒十五世之說皆用周語晉言
后稷靖民十五
王而文始平之傒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所記世次最
興當是賢君有十五目非世數盡於此也
為疎漏公劉之為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

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漢初去古不遠敬所聞當有據矣夫十餘世則非曾孫避桀則非與太康同時此足證本紀及豳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於史而不改本紀之誤何弗思乎

公劉之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也傳云篤厚也序云所謂厚於民是也首章言去邰之事次章言度地之勤三章言建立都邑四章言燕勞羣臣五六章言築室授田利民富國之事而六以篤字冠之則皆厚於民之道也公

劉之厚非一端而避夏遷幽尤為厚之至公劉食足兵
彊雖遭迫逐猶可固守乃決意去之無所吝惜寧勞其
身不忍鬪其民篇首言其可居而弗居可安而弗安有
彊場有倉積而弗有以脫民於鋒刃厚莫若於此矣大
王之避狄遷岐始其家法乎然二君雖當奔竄之餘而
相度從容經理周密絕非流離播遷倉皇失措者比蓋
其棄國之初胷中先有成畫去小利就大謀度可為而
後動非徒姑息為仁退避為義者也厚德之中有大畧

存焉見於綿公劉兩詩矣

于橐于囊諸家釋橐囊各異約之有四說焉毛傳曰小
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申毛引左傳趙盾食靈
輒寘食與肉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於橐以
橐僅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此一說也文選于
寶晉紀論引此詩呂向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反
此又一說也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孫奕
示兒編亦引之

今本說文云囊橐也橐囊也與二書所引不同

此又一說也唐

韻云橐無底囊徐鍇云無底曰橐漢書師古注云無底


曰橐有底曰囊

刑法記及趙充國二句皆同

宋董氏及朱傳因之此

與說文反又一說也四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矣又孔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為確證然史記平原君傳云若錐之處囊中漢書揚雄傳云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則囊未始不以盛物橐未嘗不可以容人也意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故說各不同乎

干戈戚揚箋云戈句孑戟也疏無發明案考工記冶氏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云戈今句孑戟也
或謂之雞鳴戟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柄者也長
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戈句
兵也主於胡也疏云戈與戟別而鄭云戈今句孑戟戈
戟共為一者據漢法而言雞鳴以胡似雞鳴也擁頸以
胡曲故也以其有胡孑故為句兵又禮記文王世子注
云戈句孑戟也疏云如戟有孑刃因引冶氏文而繼之

云以其句曲有子刃又曲禮疏云戈句子刃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而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四寸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三寸用以句害人據此諸說是戈戟皆句兵但小枝向上為戟平之為戈微有不同故戈亦蒙戟名而以句子別之句子者以其橫安刃不向上而鉤也且其字篆體作本象戈形說文謂之平頭戟云戈從弋一橫之象形是已又莊四年左傳楚武王授師子焉杜引方言云子者戟也疏云方言戟楚謂之子

郭注云取名於句了也戟有上刺之刃又有下句之刃故以句了為名是戈戟之用俱在句了大類而小別也方言又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子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曼胡其曲者謂之句了曼胡郭注云句了曼胡即今之雞鳴句了戟也夫戟而無刃殆即所謂橫安刃不向上者正指戈而言然則子者本以名戈而楚獨以名戟杜持據楚語釋子目故治氏疏引左傳注云了句了

非杜句當是服賈諸家語

不言是戟與

杜異也

爰方啟行毛鄭皆釋為方開道路而行蓋時遭迫逐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以方開之也齊語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法相同集傳曰方猶始也文義亦通但與上二語少情毛傳謂公劉遷豳從者十有八國本指諸侯也曹氏以為民之從遷而引為既庶既繁之證誤矣諸侯之從不過同避夏亂耳非同適豳也豳地能容十八國乎

而無永歎傳云民無永歎猶文王之無悔也此特釋長歎之為悔耳民不以遷為悔猶文王之作事無所可悔也仲達謂民不恨公劉猶文王之德不為人恨遂用此義以述皇矣詩傳殆未必得毛指

鞞琫容刀朱傳既從正義釋容刀為容飾之刀又引或說謂容刀如容臭言鞞琫之中容此刀此誤解詩併誤解內則也案內則疏引庾氏蔚語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也與詩疏容刀同義

詩多言原隰皆泛指廣平下濕之地耳獨公劉篇度其
隰原鄭氏著之於豳譜云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
之野孔疏申之云禹貢雍州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
山原隰屬雍州也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
原隰之野孔氏書疏又云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
野鄭玄以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據此當為地
名况禹貢原隰底績上有荆岐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
下有豬野是澤名而原隰與之並列定非地形高下之

通稱鄭氏既引書以作幽譜孔氏復合詩書二文以證其為一則公劉篇度其隰原自應訓為地名然鄭氏箋此詩云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則仍是廣平下濕之通稱耳孔氏亦隨文釋之末雖引幽譜而不為置辨恐屬疎忽

取厲取鍛鍛者冶鐵之名非石名亦非鐵名也毛傳云鍛石鄭嫌以鍛為石名故申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孔疏云質堪也鍛金之時須山石為堪質是鍛雖非石名

然取石以供鍛用則毛之訓為石仍是道其實也朱傳訓為鐵鐵未有名鍛者豈以為鍛成之鐵乎鍛成之鐵已為人有不比山間頑石可取之無禁也又釋文云鍛本又作𤔵說文云𤔵厲石也豈厲與𤔵乃一石乎又今說文鍛作𤔵徐音乎加切與釋文異別有辨詳附錄芮鞠之即傳云芮水涯也箋云芮之言內也然則芮乃水內涯名非水名也字當作汭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注引詩芮鞠證之及箋詩則不用前說孔疏

以為注禮時未詳詩意良是也蘇氏反取其禮注通義駁之當矣又案職方賈疏亦辨其故謂詩上言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故以芮鞠為外內周公制禮時以汭為水名汭即皇澗名為汭耳賈以汭為皇澗之別名殆是臆說不如孔疏之當又鞠訓水外字當作坻鞠字乃借也職方鄭注引詩作坻漢書地理志引詩作阡師古曰韓詩作阡坻坻阡三字不見說文而見玉篇皆居六切注云水外曰坻阡古岸也坻水文也廣韻坻訓同玉篇坻

阮二字皆兼曲岸水外之義則芮鞠鞠字當以坻為正而阮次之餘皆借也

洄酌

公劉卷阿洄酌三詩皆召康公戒成王而意各有所指公劉戒以厚民事也洄酌戒以脩德行道也卷阿戒以求賢用士也鄭氏釋洄酌用左傳昭忠信之說正合序意潦水可薦神明所謂皇天親饗也宣弟為民父母所謂有德有道也成王他日命君陳曰至治馨香感於神

明泰稷非馨明德惟馨蓋深有得於此詩之義矣蘇子由以為行潦至薄挹而注之可以饒餼見物皆可用喻君子之於人才彊教悅安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與序意全不相蒙況民之父母民之攸歸民之攸墜民字槩指士庶言何得專目賢才又求用吉士是下篇立言本指不當此詩豫及之也

可以饒餼言行潦可供饒餼之用可朱傳釋饒義謂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一似用行潦專為再烝也

豈一炁時不須水乎又毛云饒鎔也正義引爾雅孫炎注云炁之曰饒勻之曰鎔郭璞注云饒音修飯曰饒饒熟曰鎔而申之云炁米謂之饒饒必鎔而熟之故言饒鎔然則一炁之後勻之使熟何用更沃水乎又饒字義說文云一炁米玉篇云半炁飯廣韻亦云一炁並無再炁之說又案饒本作饒或作饒

洞酌詩集傳引表記彊教悅安大學民好民惡之語不過證豈弟父母之義非有兩層意也大全載輔廣之言

以彊教悅安為成民之才民好民惡為體民之心又云
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是豈弟有父母成義
矣世有彊教悅安尚與民心好惡相違者乎

卷阿

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弟箋疏皆目
大臣即序所謂賢也序所謂吉士則經文之藹藹吉人
藹藹吉士也能信任大臣處之尊位則衆賢滿朝矣嚴
坦叔推演其說以為成周雖多吉士不可無大賢以為

之統盟時周公有明農之請召公恐周公歸政之後成王任用非人故勸王虛心詘體以求豈弟之賢而任之斯語良是也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為兩等同一豈弟君子洞酌目成王不應此篇遽為賢人也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媚於天子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稱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凝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章徒為頌禱之諛詞不一及本指乎朱傳以為極壽考福祿之

盛以廣王心而歌動之五章之後乃告以致此之由茲特彊為之詞耳詩意未必然

人主用賢始則虛心詘體以致其來終則寵賚錫予以報其功而賢者既用上則能成就君德下則能表正民俗中則能使庶僚竭力以致太平其義皆具於卷阿詩矣首章取興卷阿末章稱述車馬正用賢始終之道也二三四章三言俾爾謂君德成也五六章兩言四方謂民俗正也七八章兩言藹藹謂庶僚竭力也九章言鳳

鳴之和桐生之盛謂致太平也此用賢之效也首尾二章論人君用賢之道而中八章皆盛稱其效以為勸篇法章法最為完整

卷阿集傳云召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詩以為戒其說本竹書紀年云成王三十三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是也然阿是大陵之通稱卷是卷曲義非地名也詩以為興不言王游於此也且紀年言王游不言王歌也言王歌見紀年注則在十八年

非歌於游卷阿時也

歌見後

紀年因詩而附會集傳又因

紀年而增益之耳紀年之書先儒不用以釋經故朱子

雖祖其說而不著其所自出

首章飄風自南釋文飄作票云本亦作飄其匪風飄兮

飄風發發二釋文皆云飄本又作票案票方昭切本作

𦉰說文云火飛也從火𦉰與𦉰同意

𦉰七然切與之或體從鼻自聲升高

也火飛必上并設云同意

今𦉰字惟見周禮他典皆作票隸省也周

禮草人輕𦉰用火注𦉰輕脆者疏云𦉰脆聲相近故知

與即脫也又漢書霍去病傳票姚校尉票騎將軍師古
注以為勁疾之貌五行志谷永言成帝崇聚輕票無誼
之人合諸說觀之票乃輕速之稱蓋從火飛取義也毛
訓飄風為回風疏引爾雅回風曰飄李巡注云回風旋
風也凡風之回旋者必輕揚而迅速詩飄票文雖異義
則相通矣

伴與毛訓為廣大有文章音判渙鄭訓為自縱弛之意
音畔換孔疏辨之矣弗祿弗字毛訓小音弗鄭訓福音

廢釋文引徐姚二家語亦甚明呂記朱傳皆從鄭訓用
毛音不已疏乎又伴與如鄭解則與優游意複不如毛
以伴為廣大與為文章之當本於孔子之言

孔晁引之
云與乎其

有文章伴乎其
無涯際見正義

尤為有據但王肅述毛云周遊廣大而

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優游而休息獨以伴與
指王而分游與優游爾休指君子割截經語不成文義
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獨異又此三章言爾
者凡十三皆指王不應此二爾字獨異斷非毛指也嘗

參諸鄭箋而為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哉爾王可得游
娛矣從容而自得哉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
其規模制度弘遠而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享太
平所謂爾游也優游爾休又承爾游而申成之文義蟬
聯語平而義貫矣

馮翼孝德分為四義皆指賢人之德言馮翼是施用之
名孝德是成行之稱孔疏之解甚當呂記謂馮翼自成
王言王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得有孝有德者然後

可則四有字文義參差殆非詩指

鳳凰於飛箋云時鳳凰至因以為喻孔疏引書君奭鳴
鳥不聞證之當矣案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鶯鶯

從

鳴於岐山韋昭注云鶯鶯鳳凰之別名也詩云鳳凰

鳴矣于彼高岡其山之舊乎此又一證也又周書王會

解云西申以鳳鳥方揚以皇鳥解所言正指成王時王
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之事此尤足為證而孔不之
引豈偶未及耶至竹書紀年云成王十八年鳳凰見遂

有事於河沈約注云鳳凰翔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

此集傳所謂游歌也

紀年非正典宜不為所據信矣案神鳳操曰

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德澤臻
于胥樂兮民以寧詞調卑弱非三代人手筆其為偽作
無疑

呂記云亦集爰止言聚萃也亦傳於天言布散也此二
義取興最優萃聚喻入佐朝廷與媚於天子相應布散
喻出蒞民社與媚于庶人相應

藹藹毛云濟濟鄭云奉職盡力意皆出爾雅疏合二義
言之云美容又盡力夫美容盡力所以為吉士也蘇氏
改訓為衆多則下王多複出矣又釋文云藹說文作藹
案說文藹從言葛聲臣盡力之美亦與釋訓同又此字
近世有上去二讀正韻解泰二韻皆收之非古也釋文
藹於害反說文玉篇皆同止有此一音無讀上聲者又
皆入言部示兒編云藹字釋文與禮部韻並音去聲意
宋世已有上聲之誤故孫特置辨與

維君子使集傳以君子目王自知與下句文義難通也
因引六月篇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相例不知彼詩於本
訓曰出征以佐天子正王命吉甫語也故王與天子文
連無礙於義非此詩之比

爾雅釋訓篇解詩專不釋字義直舉作詩大指以為言
如藹藹萋萋臣盡力也雖雖喈喈民協服也惟藹藹是
正釋目詩萋萋自說梧桐之盛雖雖喈喈自說鳳凰之
鳴而釋訓以臣民當之是推明全句意非解其字也毛

鄭俱祖是說惟興與不興有異以鳳凰梧桐為太平之實驗而致此瑞則由王之用賢此毛義也以鳳凰喻賢士梧桐喻明王此鄭義也較論之鄭義差長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言賢者車馬之盛見王寵賚之隆也若君子目王不過王有此車馬可與優賢意何關

矢詩即首章之矢音也遂歌即首章之來歌也來歌矢音承上豈弟君子言矢詩遂歌承上兩君子言皆謂賢

者矢之而為歌也但首章來歌以矢其音是賢者自歌
之末章矢詩而遂為歌是樂工歌之為異耳末章傳云
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遂為工師之歌傳泛言公
卿是即詩之君子而序所謂賢也箋以矢詩為召公自
言孔疏因謂公劉洵酌卷阿即所矢之詩而此二語為
三篇總結似矣然矢詩遂歌與來歌矢音首尾文義相
應甚明箋疏之述傳殆未合詩意

生民之什下

變大雅

民勞

民勞序下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疏引世本及周本紀明其世次以為共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誤矣案本紀孝王乃共王弟夷王乃懿王子也世本即史記所據亦應與本紀同疏又引左傳服虔注言召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生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短長也此語固然而猶未盡案召康公最稱多壽論衡言其百八十歲必有

據也計其生存時當及見七八世孫成又冲主特與其雲仍同輩耳世數差殊又何足怪

沆可小康毛云沆危也鄭云沆幾也疏申毛云沆之下云小康明是由危即安故以沆為危又申鄭云沆之為危無正訓又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故以沆為幾源謂孔氏失毛鄭意矣毛云危即近義易曰其殆庶幾殆與危義皆可通於近但毛語未明故鄭云幾正申毛危意非易傳也又爾雅釋詁音幾幾殆危也音幾音沆也幾

幾危沆轉互相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可豈有異乎又
案沆爾雅說文皆作沆從水气聲气即古氣字省作气
借為乞與請乞義別爾雅釋文沆音蓋詩釋文及說文
皆許訖反音各不同說文云水涸也或曰泣下與詩雅
義又不同廣雅沆許訖反盡也音同許陸而訓釋又異
當以毛鄭為正

無縱詭隨毛訓為詭人之善隨人之惡朱傳訓為不顧
是非而妄隨人雖小異而實同歸也後漢書陳忠傳引

此詩章懷注云詭誑委隨之人朱說當本此

慤不畏明說文引之慤作替云魯也從日𣎵

子林反從二先
先側林反首并

聲臣鉉等以今咎字即替字之偽又說文別有慤字云痛也
則慤替是兩字詩中慤字多訓曾當以不著心傍為正惟雨
無正慤慤日瘁當從心耳後人傳寫合兩義於一字久矣

系遠能邇見書亦見詩鄭注書則曰能恣也箋詩則曰能猶
如也如字唐初已不載字書音義莫考釋文借用廣雅如字

廣雅云如
訓若也均也

釋之正義用書注恣意釋之然鄭箋自有解矣

箋云安遠方之國順如其近者則如義當與順相同又釋文云
能毛如字鄭奴代反據徐反能與耐同如當訓忍任訓徐邈
晉人去鄭未遠宜得如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毛
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義也案尚書孔傳
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孔訓來為安疏引王肅云能安遠者乃
能安近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隨意或如之

板

板蕩首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

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考然韓詩外傳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為君反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目後儒易其說最是拘墟之見又天之牖民下文皆言王者之事尤難徑屬上天李氏解為順天理以牖其民迂矣朱傳曰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亦迂

靡聖管管毛以管管為無所依繫必有本也訓為小見

者蓋因管字而傳會之曹氏之陋說也嚴緝引之誤矣
案管本作憲廣韻云古滿切詩傳憲憲無所依又音貫
然則此詩管字乃憲字之借也與管見音何預

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小人逢迎其主往往
創立新法以助其虐厲王時紛更舊典必多周語太子
晉曰厲始革典斯其証也首章靡聖管管六章無自立
辟正此意孟子解泄泄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以先王為
非故敢於自立法也與釋訓意脗合朱傳以泄泄為怠

緩悅從恐非孟子沓沓之義沓沓者雜沓競進之貌

見解

小雅十月之交

故以棄禮義非先王實其說夫棄禮義非先王

豈止於急緩悅從哉案說文泄泄作咄咄云多言貌沓沓云語多沓沓義正相符矣又多言與制法則似異而實同人主紛更舊典羣小必爭先獻媚各進其說說文解字義故止云多言爾雅釋詩義則推其多言之故

詩三言泄泄泄泄其羽傳曰雉飛而鼓翼也桑者泄泄兮傳云多人貌無然泄泄傳曰猶沓沓也三泄泄所指

異而實則同鳥之鼓翼為求雌也人之衆多急蠶桑也臣之雜沓爭獻媚也總為競進趨先之態朱傳皆反其義

天之方蹶蹶俱衛反動也朱傳既解為動矣又云顛覆之意訓顛覆則蹶當居月反今兼兩義不知讀何音

辭之輯矣辭之懌矣鄭以辭為王者之政教蓋上文戒羣臣毋助王為虐因言國之安危繫於出令如此不得輕變先王法也其說本當而嚴緝非之謂戒以僚反之

言論宜相協和誤矣夫言論貴其是豈必其同乎以下
數章觀之當時濯濯者止一老夫耳其囂囂者詭詭者
夸毗者皆隨聲附和唯諾恐後者也尚慮其不相合哉
嚴又譏鄭以為上下文皆責僚友中忽言王者出令詞
意不倫則不獨失詩意併失鄭意鄭原云此戒語時之
大臣矣政教雖出於王者而輯之懌之臣亦與有責焉
故告戒之與上下文正一意安得謂不倫乎

聽我囂囂毛云囂囂猶謦謦也疏引爾雅謦謦傲也中

之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也囂字音五刀反訓為自得不肯受言之貌以自得訓囂囂雖本孟子趙注然轉為不肯受言迂矣

毛傳云夸毗體柔人也義同爾雅先儒皆遵用之朱傳獨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即以諛言毗之夫夸毗與蘧蒢戚施一類乃見成稱目非可分析取義也此解不已鑿乎况毗本作毗從自比聲人臍也轉訓益訓厚訓輔並無作附解者案夸毗玉篇廣

韻皆作𦣻𦣻𦣻字集韻亦作𦣻𦣻與毗字本訓不相蒙
爾雅籒籒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此三者曲
盡小人狐媚之態而皆見詩今合之他典則周書巧言
令色便辟語異而義同巧言即口柔令色即面柔便辟
即體柔論語亦言巧言令色足恭注云足恭便辟貌書
傳亦云便辟足恭孔仲達釋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却為
恭今經生解足恭是此誤也則足恭也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一實
也孟子述曾子子路之言所謂未同而言者其口柔乎

諂笑者其面柔乎脅肩者其體柔乎取人與立身皆當
戒此三者聖賢之垂訓古今同符如此又案籛篠廣韻
作葉蔭戚施說文作醜醜廣韻及玉篇作規覘晉語以
二者為疾名說文以籛篠為粗竹席醜醜為簷諸取象
於廢疾與器物其賤惡之稱與夸毗亦必有所象今不
得其說矣

喪亂蔑資毛以蔑為無資為財義本通也集傳曰資與
咨同嗟歎聲不獨改字文義亦乖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立辟者立法也自立法必廢祖宗之法所謂國將亡必多制也成王之賢也由舊章厲王之競也自立辟可識興亡之故矣李氏謂民多邪辟王不宜又為邪辟朱呂皆從之此非詩指左傳宣四年孔子引此詩譏洩冶處邪僻之世不可自立法意正與古注同不然洩冶諫君可言邪僻乎

又此兩辟字毛鄭上訓邪僻下訓法故釋文上匹亦反下婢亦反下章大師毛鄭以為三公故釋文音泰呂記

立辟從李氏訓邪僻大師從王氏訓大衆而音反仍襲
釋文之舊殊少檢點

以大宗為同姓世適宗之為王之適子者鄭康成之說
也以大宗為巨室宗子為同姓者王安石之說也晉士
為對獻公僖五年左傳引此詩而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

城如之宗子暗指申生正適子之謂鄭說有本矣李樗
從王說反引左傳証之何弗思與

及爾出王毛訓王為往王之訓往獨見此目說詩者頗

以為疑近世說文長箋言徑逞謹徑等字皆從室詩出

王本作室石經因凡字從室者俱借室為王併出室字

亦省作王斯言良是也案說文室從止

隸作

室土上止

本篆艸出而

借訓徑室以止取義訓艸木妄生則亦可

借訓徑傳義

有徵矣又趙謂此字是石經所改則孟蜀

以前經文尚作徑也故室

乎光切

王

雨芳切

異音而釋文無

音反是唐本之為室字可知也後儒不察妄為徑音以

就之陋矣夫王字止有平去兩讀安得有上聲乎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一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_臣陳木

謄錄監生_臣甯汝櫟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一

吳江陳啟源撰

蕩之什上

變大雅

蕩

蕩序云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此詩爾雅云板板蕩蕩僻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蓋上帝本指厲王譏其無法度而在民上為人君也此詩蕩蕩與

堯舜之蕩蕩無名洪範之王道蕩蕩取義各別矣歐陽氏訓為廣天殊失詩指蘇氏因此謂小序蕩蕩與詩之蕩蕩不合夫序詩者豈能逆料後之誤解乎案說文平坦義當作惕狂放義當作慄亦作惕滌除義當作盪廣大義當作濠蕩本水名與此四義俱無涉今惕慄濠三字不同以一蕩字總其義而間亦作盪此俗之譌也古今文必有別矣即如詩魯道有蕩此惕字也書以蕩陵德論語其蔽也蕩今之狂也蕩及詩蕩蕩上帝此慄字

也法度廢壞正放義矣書洪水蕩蕩孔傳訓滌除此盪
字也論語君子坦蕩蕩及堯之蕩蕩當作濛濛訓水濛
流近廣遠義矣書王道蕩蕩孔訓開闢則亦廣遠義當
作濛也漢世去古未遠所見經本較真又師授有自古
訓釋得其當後儒徒據俗本妄肆紛更及譏先儒為誤
豈非經學之一阨哉

又案經典中語同而美惡異者甚多如同一欽欽曹風
以為憂鼓鐘以為樂同一翩翩四牡以興使臣南有嘉

魚以興賢者巷伯以刺讒人同一藐藐抑篇以為不相入崧高以為美貌瞻卬以為大貌豈弟君子至美之稱也而齊人譏文姜亦用之繾綣從公

昭二十五年左傳語

忠愛之

誼也而召公惡說隨則謹之此類難勝屈指蓋自有經以來字體屢更經文亦屢易衛包所改之經已非漢隸之舊況古文大篆乎較之刪定之原文不啻內典之遭繙譯矣又加以傳寫之踳誤俗學之沿譌垂二千年古經面目幾不加復問然字形雖易而字義猶可考此漢

唐注疏所以為功不小也後儒所據者俗本所識字俗字驟見先儒訓釋大有逕庭遂駭之疑之因而掊擊之悉易以臆解郢書燕說其謬可勝言哉

曾是掊克毛訓掊為自伐克為好勝蓋定本掊作倍倍是兼倍於人故為自伐毛殆據倍字釋之目箋不易傳意漢世經本皆作倍也釋文云掊聚斂也案說文訓掊為把乃入水取鹽之名史記武本紀掊視得鼎注以掊為手把土皆是剥取之義陸云聚斂當是也然此止釋

培義耳王氏曰培斂好勝之人培訓從陸克訓從毛此得之朱傳解經為聚斂之臣恐遺克義漢書序傳師古注引此詩而釋之曰培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豈謂以聚斂行其克害乎朱子最喜顏監殆祖其說但克害之事多端寧僅聚斂顏注云云或分為二義亦未可知

蕩詩兩義字皆訓宜而秉義類言汝所秉用之人宜善也箋訓類為善不義從式言流湏之行不宜從而法式之也

案古義儀宜三字通用宜監于殷禮記引之宜作儀如

食宜餽釋文宜本作儀其儀一兮箋訓儀為義我儀圖之釋文儀作義傳訓宜此詩兩義之為宜毛鄭不誤矣後人亦知義訓宜不知此兩義及烝民之儀直當宜字用也義儀宜古皆音俄音同故用之不甚別異

流言以對毛傳云對遂也夫彊禦衆怨之人宜黜逐也不根之流言宜遏絕也而使之得遂是王用人聽言之不審也用人不審則寇攘進矣聽言不審則詛祝興矣孔申傳云為流言以遂其惡事毛意未必然鄭以對為

答義短於毛

詛者盟之細也。詛用牲而祝無之。祝又詛之細也。古重盟詛之禮，蓋其風始於苗民，而後王因著為令。周禮春官之屬有詛祝。

惟此祝如字讀

秋官之屬有司盟，詛民之不信。

者，其獄訟則使之詛盟，皆掌之以官而朝廷之上亦自行之。巧言詩君子屢盟，是王與臣下盟也。蘇公欲詛何人，是大臣互相詛也。此皆君臣相疑乖戾不和所致。厲王之世，羣小接迹流言交構，君臣之間不能相信，至要

神質鬼以釋其疑宜其多詛祝矣東遷而降斯風尤甚如鄭詛射頗考叔者晉詛無畜羣公子子魚作三軍則詛之陽虎亂魯則詛其君及國人秦伐楚則亦詛之於神事不勝屈指後世民情愈澆鬼神不足約束之於是上不立此法下亦莫重其事矣集傳以詛祝為怨謗即周公所謂小人怨汝詈汝晏子所謂夫婦皆詛者也與箋疏異文義亦通但厲王行監謗之令國人以目而已敢肆口詛祝乎

傳云魚休猶彭亨也韓愈石鼎聯句詩豕腹脹彭亨蓋用其語然鄭之述毛云魚休氣矜自健之貌與韓愈鼎腹意異韓雖用毛語而失其指矣案易釋文大有卦引干寶注云彭亨驕滿貌玉篇廣韻彭亨澎悖注云自彊也意皆同鄭

如蜩如蟬傳云蜩蟬也蟬蜋也陸疏云宋衛謂之蜩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蟬蟬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蜋蚘然則蜩為總名蟬乃諸蜩中之一種郭之注爾雅同

此義又與毛傳合當是也孔疏據爾雅舍人注謂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調蜩為蜺是蜩蟬一物而異名與郭義殊殆不然爾雅所列蜩之種凡七而總名之曰蜩蟬之名居七者之一耳何闕方語乎又爾雅云蜩蜺蜩蟬蜩首一蜩總諸蜩也蜺蜩與蟬蜩七蜩中之二也孔疏引之云蜩蜺蜩蟬截去一蜩字意舍人句讀然乎不如郭之當矣孔舍郭而取舍人既失之邢昺述郭者也載舍人語於雅疏而不知其與郭異其疎忽

尤甚也

內熨於中國傳云不醉而怒曰熨說文引傳語熨作𤑔

云壯大也從三大

音闔本作升與大小字別

三目二目為𤑔

居倦切目闔也

三目為𤑔平益太也秘切然則今作𤑔省文也又魏都

賦奸回內𤑔劉淵林引此詩證之𤑔作𤑔孔疏引西京

賦巨靈𤑔𤑔

音戲

語以證此詩彼𤑔亦作𤑔也𤑔𤑔其一

字乎說文有𤑔字無𤑔字𤑔殆𤑔之破體後遂分為兩

字乎

鬼方之名見易既未濟卦及詩蕩之篇易釋文云鬼遠也詩傳云鬼方遠方也孔疏云未知何方然則國之所在不可考矣後儒見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宗伐荆楚疑為一事遂謂鬼方即荆楚

宋黃震之說

或又謂今

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即古鬼方皆臆說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世本謂黃帝娶於鬼方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鬼方氏要不知其何地匡衡言湯化異俗而懷鬼方則殷時鬼方本服從於中國武丁時

復畔故伐之耳孔疏以為鬼方殷之諸侯故施於紂世

良然案于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

見李鼎祚集解

文選注引世

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國

見王海

先零西羌也皆不言

是南裔則以為荆楚者非是

蕩以紂比厲王則厲之惡如紂矣然而不亡者以時無
文武可商之季天為民生文武民之幸非商之幸也不
然安知武庚不為宣王哉苟良夫云天下有土之君厥
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為王之患其為國人

語見周書
為良夫解噫

代德者必如文王乃可穆公假陳其言殆深為厲王危乎雖然訖周之世無文王而周以亡上天立君之局至此乃變後世之興亡惟力是視而已

抑

抑之篇其出於共和之世乎自共和元年迄平王十四年為歲八十有五而衛武公薨楚語言武公九十五猶箴儆於國計其歲當百歲左右也厲王末流彘時武公尚在童年共和時則方少壯抑詩應作於此際矣孔仲

達謂武公時為諸侯庶子為國君無職事於王朝不應
作詩刺王必是後來追刺蘇氏主其說而源以為未然
詩發於性情主文譎諫無出位之嫌匹庶尚可為之況
侯國公子武公好學老而彌篤少壯時必德性過人彼
目擊厲王之虐而發憂危之語固其宜也其後用以自
警至髦不忘入相於周必日諷誦焉太師之官因取而
列於大雅矣序云刺厲王亦以自警漢侯苞治韓詩者也
苞著韓詩
翼要十卷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

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側毛詩義同也這篇誦
古俱是作詩國語言武公髦年作懿戒猶左傳言召穆
公作棠棣一誦已少年詩一誦古人詩皆可言作也呂
記嚴緝以為庶子時作當矣但呂記併疑楚語為非則
誤耳又此詩本作以刺王兼以自警非為自警而作也
朱子辨說以序之刺王為失而自警為得其引侯苞語
亦削其刺王室之說夫武公自警特侯國詩何得編于
雅哉或疑詩中言示之事言提其耳誨爾諄諄聽用我

謀告爾舊止皆身在王朝進諫不納方有是語武公侯國公子未備王官不應作此語然此法正難以論詩也詩人言義不必自我也其言爾不指爾為誰也有美而似刺者有刺而似美者有美刺是人慰勞是人而代為是人之言者故言之無罪聞之足戒也所云提示誨告豈必真有是乎意中所欲輒形為詞詩人之常耳況召穆公芮良夫嘗諫王提示誨告未始無人寧必躬為之方可著於詩乎

靡哲不愚謂王政兢虐賢者佯愚以免禍不為容貌毛
鄭之說當有本也觀韓詩外傳引箕子佯狂事而證以
此詩異家而同說可見矣朱傳以此詩非刺時故別立
新解謂哲人而無威儀則無哲而不愚夫既無威儀何
名哲人乎甫哲之忽愚之言語自相矯亂豈成文義乎
或謂此哲人乃自以為哲猶後言哲婦傾城不知婦人
無非無儀故無貴於哲若哲夫則成城矣豈可證此詩
況詳玩經文並無自以為哲之意

無競維人言莫彊於得賢人也訓四方而化其俗是得
賢之效正見其所以彊也古注本明白正當後儒皆遵
用之集傳盡人道之解頗為迂濶案左傳哀二十六年
子貢言衛輒內無獻之親外無成之卿而引此詩因繼
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此詩說之最
古者箋疏之解不謬矣

無言不讎毛以讎為用則應平聲鄭以讎為售則應去
聲故釋文有市由市又二反案古讎售二字通用漢書

曰酒讎數倍又曰收不讎如淳及師古注皆讀為售是也又案表記引此詩鄭注以讎為荅韓詩讎作酬藝文類聚引此詩作訓亦是荅義荅與報二語正相敵較為優矣呂記朱傳嚴緝皆從之

子孫繩繩爾雅作惓惓云戒也鄭箋本此以釋抑詩螽斯毛傳云繩繩戒慎也意亦同蓋字訓古矣况謹飭自持是保世之道故兩詩以言子孫取義亦長蘇氏以為不絕意殊短於味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鄭指祭末陽厭之禮

尸諫之後改設

饌西北隅

殆不謬也古人以祀為大事伊尹言桀慢神武王

言紂昏棄肆祀皆以祭典不虔為亡國之大罪厲王無道助祭者無嚴敬之心武公刺詩應及之矣又下文言神之格思明是祭時語中庸引之以證齊明承祭之說其引屋漏亦與烈祖篇連文可見詩本言祭也朱傳純以慎獨立解夫戒慎恐懼聖賢主敬之學自合如此非因畏鬼而然也何必援神明以自繩束耶

彼童而角鄭以喻皇后預政殆扭於厲倡嬖郅配姬之
緯書也誠謬矣然後儒以為譬理之必無與投桃報李
相反亦非詩意源謂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
者將壞亂王室故經文曰彼是實有指目之稱傳云童
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角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
能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喻之意應爾

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本釋言文彼釋文云虹虹同此
古字通用與虹霓之虹無涉也曹氏解為蝦蟇而嚴緝

從之殊可笑

詩人稱目其君尊之則曰天曰上帝親之則曰爾汝曰
小子難以常禮拘也又民勞以下諸篇雖刺厲王實兼
戒用事之臣則抑篇實虹小子於乎小子或指臣言亦
可周書為良夫解云爾執政小子是當時有此稱謂矣
嚴緝以為武公自稱非是

告之話言說文引之目為傳語豈指左傳襄二年文乎
然傳本引詩何不徑以為詩語也若文六年傳則曰著

之話言文稍異非許所引矣案傳云話古之善言也說
文作詒云合會善言也古言多善須合會之二意互相
足矣又案詒籀文作譚玉篇作𦉰云古文詒集韻亦云
作𦉰今經典俱作話又話本戶快反讀如壞正韻收入
禡韻讀如華岳之華蓋就俗音

竊夢二字義別詩惟正月視天夢夢抑篇視爾夢夢當

作夢

莫紅切

餘字俱當作竊

莫鳳切

案說文云竊寐而有覺

也從宀從𠂔從𦉰引周禮六竊之文又云夢不明也從

夕魯省聲是竊者竊寐之義夢者昏暗之義今經典相承通作夢其誤久矣又案廣雅竊想今人以夢為竊失之矣佩鵬集宋郭忠恕著云衛夢之字是為隸省其逆駕有如此者皆言夢之為夢非古也

桑柔

周書芮良夫解其言與桑柔詩往往相合意芮伯先作解以戒厲王及執政小子戒之不從又作詩以刺之乎詩所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誦言如醉正目作解言也

解云爾執政小子不圖善道偷生苟安爵以賄成夫偷
生苟安則不知憂恤矣爵以賄成則不能序爵矣亦既
告之誨之無奈其如醉何故復著之於詩冀其聞而改
悟忠臣憂國卷卷不已類如此又厲王朝召穆公芮伯
凡伯二三賢臣外餘皆貪佞小人專利監謗之事先意
逢迎者正不僅榮公衛巫輩也故解責其導王不若專
利作威惟以貪諛為事不勤德以備難又責其飾言事
王面相誣蒙賢智箝口小人鼓舌而詩亦刺言信用小人

如所云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維彼忍心是顧是復不一
詞而足其刺羣臣亦不外貪佞二意如朋友以譖貪人
敗類征以中垢及善背善詈用力為寇諸語皆與周書
所戒相符合詩與解觀之流彘之由居可知矣

箋云為伯字良夫疏據左傳引為良夫詩及周書有為
良夫篇證之然據周書則良夫乃為伯名非字也周書
為伯曰予小臣良夫自稱當以名不以字矣

經傳多言劉如無盡劉遏劉咸劉虔劉大抵皆訓殺惟

桑柔篇捋采其劉毛云爆爍

音剝落

而希而爾雅釋訓毗

劉暴樂

音同上

之文亦正釋此詩蓋古義如此故雅傳同

也又詩言捋采止取其葉耳於樹之根幹無損何得云殺乎王氏訓此劉為殺舛矣况捋采其殺不成語亦自覺不通也又轉為盡義何其迂也集傳訓為殘殘即稀疏意蓋陰用爆爍之解而又不肯顯襲其詞

民靡有黎傳云黎齊也孔中之謂民既被兵或存或亡無齊一平安者此解未通鄭易傳訓為不齊過矣王安

石訓為黑言黎民猶言黔首說本社撰而施於此詩尤
謬不僅民靡有黑不成語也

華谷譏之如此

詩本言民遭禍亂

少得生存豈謂民皆白首乎嚴緝訓黎為衆庶亦得
之但詩本極言民生凋敝不應止言不衆則傳義尤允

天步國步步皆訓行天步艱難謂天行此艱難於申后
也國步斯頻謂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也

傳云頻急也

國

步幾資謂國家行政輕蔑民之資用毛鄭義本如此程
子以天步為時運陳氏以國步為國運今遂習為常語

但訓步為運實屬牽合

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箋云手持熱物之用濯猶治國之道當用賢者疏謂惟賢人能行禮箋正中足傳意此仲達通兩家之異其實義別也今因用賢之解與上序爵語相接成故皆從鄭然傳義實優匪直與衛北宮語合也

見左傳疏亦引之

周家一代專恃禮為治春

秋賢卿大夫往往以禮之有無決國之存亡與人之休咎則以濯喻禮傳得詩指矣又毛公為荀卿弟子荀卿

之書謂隆禮為儒術之先務故毛之釋詩亦多言禮

如鄭

東門之墀唐蟋蟀幽
破斧伐柯諸傳皆是

此詩以禮救亂亦其師說然也

好是稼穡四詩毛傳既異解而後儒釋之復人各一說
呂記兼用李歐二氏之說謂好是稼穡民力不可輕也
惟有功於民者使之代耕而食稼穡當以為寶必以祿
養賢才意實本於王肅之申毛而嚴緝衍之尤為明確
嚴以好稼言重農代食言任賢維寶言詔祿不可輕維
好言擇人不可濫此青出於藍矣朱傳用蘇氏之說謂

君欲進而不能進則維退而務農以代祿食雖勞而無
患恐非詩指

具贅卒荒傳訓贅為屬蓋贅耽贅壻皆係屬義然與荒
虛義不相協故鄭氏申之以為見繫屬於兵也朱傳由
屬義轉為危義恐太迂遠夫有所繫屬何言危乎以旅
力為贅力於北山篇已辨其誤矣至桑柔篇靡有旅力
以念穹蒼亦作贅力解文義尤不可通詩本責在朝諸
臣莫肯同心協力憂念天變目念之當納誨於王修舉

政事以挽回天意定須大小羣僚合力為之訓旅為衆
正合詩意何反釋為脅耶且靡有者是當念而不肯非
欲念而不能也今謂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尤不可
解念天禍焉用拳勇乎況正因危困故須憂念反云危
困而不能憂念乎

寧為荼毒孔疏以荼為苦菜毒為螫蟲殆未然也荼為
禮食所用豈螫蟲之比哉荼毒之荼乃穢草孳之欲其
速朽詩或指之

征以中垢傳云中垢言闇冥也孔申之謂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是合兩字方成闇冥之意集傳分訓中為隱闇垢為污穢則由蘇氏語而行之也至嚴緝云中垢內污也以閨門之事污穢君子如王鳳之誣王商尤為妄說中垢與式穀相對言君子小人性行之不同如此耳豈如嚴所云哉君子光明正直無事不可對人言小人反之蠅營狗苟無所不至其所行作甚且不可告妻子此傳所謂闇冥也知小人之闇冥則

良人之式穀必然光明正直知光明之為善道則闇冥之不善可知詩之語意又互相備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聽言道聽之言誦言誦詩書之言

也聞淺近之言則應答聞正言則眠卧如醉

左傳杜注亦云昏亂

之君不好典誦之言

無識之人往往如此此非箋疏一家之說也

韓詩外傳述郭公出亡御者責其不聽諫則怒御者稱其大賢則以為然而引此詩證之正與箋疏同意近解迂回大甚

桑柔詩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尚力而不尚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為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輔臣故篇末縷陳之也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為正

雲漢

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早晚以雲漢序推之殆初年事乎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是去前王未遠也又

云內有撥亂之志是撥亂方有其志未見諸政事也又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前此王化尚未及行也其在初即位時可知矣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不耕千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孔疏疑其無據然合之於序非謬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祖士安之說諒有見矣竹書紀年以為二十五年大旱禱之而雨此不可信又序厲王之烈箋云烈餘也爾雅本有此訓故鄭用之後儒以烈為

兢虐不如訓餘之自然

左傳謂天災有幣無牲

僖二十五年

而雲漢詩云靡愛斯牲

祭法鄭注亦云祭水旱用少牢與左傳異周禮大司徒賈疏及禮記祭法詩雲漢篇孔皆推明其故而說各不同賈疏謂禱祈無牲災減之後有牲孔氏之說則不然其禮疏以為初遇水旱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其詩疏則引祭法注見上又引春官太祝六祈注造類禴禜皆用牲政說用幣而已知天

災祈禱皆用牲較論三說詩疏長矣

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

疏云蘊平常之

熱而隆隆又甚熱政暑熱異文蘊隆經本單舉而傳為重文古義當爾

矣王氏蘊積隆盛之解真臆說釋文云蘊本又作煇紆文

以說文鬱烟也正義云溫字定本作蘊則古本經文蘊煇溫三

字雜見也煇與溫亦訓為蘊積耶

斃旁從支音亦解也又厭也其音妬者本作殛旁從支

音斃敗也通作斃詩惟雲漢篇耗斃下土訓敗音妬餘俱

音亦但戰殲俱諧聲畢羊益切音與妬遠殲之得聲
意古人韻緩或可相通乎

子由釋雲漢詩有可取者三釋寧丁我躬云與下耗歟
下土寧使我身當之無使人被其患釋寧俾我遯云苟
我不當天心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
釋黽勉畏去云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
敢去以求濟難也皆勝古注

靡有孑遺毛云孑然遺失也疏云孑然孤獨之貌無有

子然得遺漏者孟子趙注云無有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皆以為子然小爾雅云子餘也訓靡有餘遺原明直朱子因說文無右臂之解遂釋之曰無復有半身之遺者正使留得半身尚可以為民哉

先祖于推傳云推至也與釋詁義同疏用孫說申毛以于摧為于何所至言民皆餓死先祖之神將無所歸也轉至為歸義太迂源謂至者猶云來格耳言酷暑如此天將使我民無有遺留先祖之神何不助我畏此旱災

而來格乎毛意或如此康成改摧為唯固非是蘇氏摧落之解亦屬臆說

鄭破摧為唯云唯嗟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如箋義則經文于字當讀為吁釋文無音反非陸之疎即傳寫之脫漏

滌滌山川傳以滌滌為旱氣蓋貌狀語無關滌之本訓也朱傳用王說謂山川如滌除此依文穿鑿目說文引此作蔽蔽徒履切與滌除何預哉又樂記狄成滌濫疏引

詩蹶蹶周道證狄滌滌山川證滌云皆物之形狀但彼注以狄滌為往來疾貌義稍殊

我心憚暑憚字毛訓勞則丁佐反鄭訓畏則徒旦反疏及釋文辨之甚明朱傳兼取勞畏二義不知當何讀又

丁住反者字本作痺說文云勞病也從疒

女危切

單聲然

則大東憚人小明憚我此詩憚暑皆借也勞畏二義異音並異字安得兼之於一字乎

云如何里悠悠我里二里字一訓病一訓憂兩意皆通

爾雅煙病也惺憂也里乃煙惺之借耳鄭解雲漢之里
為憂而嚴緝譏其破字誤矣朱傳從鄭訓里為憂得之
但引季布傳無惺為無聊賴以為義同則未當有聊賴
則不憂憂則無聊賴惺正是聊賴之義與里訓憂相反
安得同

昭假無羸昭假二字王申毛以為昭其至誠於天下朱
傳以為精誠昭格於天義皆可通而王較優矣詩言昭
假者五烝民昭假于下噫嘻既昭假爾泮水昭假烈祖

長發昭假遲遲及此詩是也惟烝民泮水二昭假經文
一言于下一言烈祖所指自明不容異解其三昭假古
注多以及民取義近解率用感天為說其噫嘻詩朱子
初說雖訓為格上帝而集傳則易之惟雲漢長發皆以
為昭假于天案昭假遲遲疏用箋義述毛以假為寬暇
說迂迂獨其注語孔子問居謂湯之明道下至於民與遲遲
義較順詳見總話似勝於集傳也至昭格無贏則王義尤得
之上章靡人不周言羣臣恤民之事此又欲其終始不

倦故勸以昭布至誠施惠於下無或少有留贏以民命
瀕危當賑救之無棄其成功也此於前後文義最為通
貫矣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一